

續修貴州通志館藏贈

二十四年九月



黔南叢書

第一集第九冊

黔南叢書第一集第三種

陰平乙集

民國壬戌據原刊本校印

儀禮私箋後序

此書係通志局所印
供衆閱覽私人不得占有

古禮之學以康成爲宗而三禮之精微首在儀禮自賈氏公彥撰疏以來閱有唐及宋數百年奉爲圭臬罔或輕肆涉筆標異著書以自名家者蓋沈潛好古之儒唯謹守舊說確知鄭注精微莫可抵牾故李氏如圭撰集釋一以闡證司農罔敢出入其淺嘗乎是者見其辭繁旨奧求通注說之不暇自非於十七篇條理畢貫有末由置喙者故雖好議之徒陵蔑古義輒致力於他經率攻其易而此經以艱深隱復用獲免焉降及元代乃有

敖氏繼公號通禮制首發難端作此書集說與康成樹敵十五巧易言足飾非校之王肅培擊尤夥是習一熾爰暨國朝攷据成風學者不通典禮不列名家往往銜名復古不嫌與鄭氏操戈自萬氏斯大迄乎乾嘉百餘年間各出危言人矜剏獲致令禮堂舊業宏綱細目無不形爲踳誤雖不無張稷若江慎修惠紅豆武虛谷諸子爲之功臣而幾莫敵紛紛衆口之強辭曲辯也鄭學之弊莫甚於今假令狂瀾莫挽恐千古禮宗不淹晦於飾僞亂真之手殆幾希矣此先君子儀禮私箋之

所由作也先君子自壯歲即通家康成公之學於古今聚訟之地必研究康成立說之所以然窮源導窾見爲鑒不可易而後已焉嘗謂康成經訓范傳言當時學者頗譏其繁至今讀之猶苦太簡唯其簡奧故雖以孔賈專門尙不能盡通其義無惑乎近人以輕心從事初不得解即妄意有所抵牾遂牽私見必求案證異論紛紜恒由此作余之墨守康成往往一言一事或思之數日不識所謂者始亦訝其不合迨熟玩得之覺渙然水釋切合經旨都無瑕釁然後知世之據以詆斥康成者皆

偏駁曲見惜未登高密之堂令我公以數語箴其膏肓也故先君子學禮數十年嗜鄭彌篤老益深醇五十以還始操筆發攄所以極思禮注兼以救世儒之失者爰著於編初志於儀禮全經皆有考論不幸中年半爲饑驅晚境疊遭喪亂一歲數遷幾無黔突故強半尙未脫稿所存遺說獨及四篇然於喪服經注闡證特詳合以他篇所發明者其有裨於康成非淺鮮也世有服膺鄭學之儒當不鄙予言之爲阿其所好云爾甲子秋先君即世知同悉心哀錄詳校都爲八卷丙寅夏杪客遊蜀

中唐太守鄂生爲繡梓成都凡五閱月而工竣敢敬述
先君子作書情趣以諗世之讀是箋者焉男知同稽顙
謹書

鄭珍傳

清史館儒林傳稿

鄭珍字子尹貴州遵義人道光五年拔貢生十七年舉人二十四年大挑二等以教職用選荔波訓導咸豐五年叛苗犯荔波縣令蔣嘉穀病珍率兵拒戰卒完其城苗退告歸同治二年大學士祁雋藻薦於朝特旨以知縣分發江蘇補用卒不出三年卒年五十九

據子知同
行述

珍

初受知於歙縣程恩澤語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乃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之制方是時海內之士崇尚攷據珍承其說實事

求是不立異不苟同洞知諸儒者之得失復從莫與儔

游益得與聞鉅儒宗旨

鄭子尹先生行狀

於經最深三禮墨守

司農不敢苟有出入儀禮十七篇皆有發明半未脫稿

所成儀禮私箋僅有士昏公食大夫喪服士喪四篇而

已周禮有考工輪輿箋鳧氏圖說禮記有深衣攷小學

有說文逸字說文新附攷汗簡箋正說隸他若說文大

旨轉注攷說文諧聲釋名證讀先秦古書讀皆未成又

有巢經巢經說詩鈔文鈔明鹿忠節公無欲齋詩注

述行

而所撰遵義府志古今文獻蒐羅精密好古之士比之

華陽國志

行狀

珍嘗謂遵義漢牂柯也自郡人尹珍道真

從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無有以經術發
聞者於是以道真自命而取以爲名故學成而褻然爲
西南巨儒焉

鄭徵君墓表

拙尊園叢稿

遵義黎庶昌

先生諱珍字子尹晚號柴翁姓鄭氏其先吉水人七世祖益顯爲劉綏部將以明萬歷庚子從平播綏班師被論回衛益顯領舊兵屯防水煙遂爲遵義人曾祖某祖學山縣學生員考文清兩世精醫衍德於術妣氏黎余姑也先生自幼精力之過絕人寓目輒能記誦余世父雪樓公以憂歸自桐鄉多蓄典籍先生以甥行學於舅家悉令鼓篋讀之恒達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數年

而學以大明道光五年選拔貢生受知於歙縣程侍郎
恩澤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
書先生大感悟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
服車輿之制方是時海內崇尚攷据名曰漢學從者波
靡先生師承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卽已洞知
諸儒者之弊治經宗漢析理尊宋踰二年復從侍郎於
湖南歸而與府教授莫猶人先生游益得與聞國朝六
七鉅儒宗旨久之經術益大涵肆莫可殫詰先生之爲
學其孤詣有可得而言者矣其初實致力於許鄭二家

之書以爲不明傳注則經不能通不明訓詁則傳注不
可得而讀其於康成叔重信之惟恐不篤尊寵之惟恐
不及旣治三反苟有惑則發憤潭思又不合則羣綜諸
儒之說旁參曲證必求一得當程朱氏之義理而後已
如是者積三十餘年而先生之於三禮六書乃始渙然
怡然矣蓋經莫難讀於儀禮昏喪尤人道之至重則爲
儀禮私箋古制莫晦於攷工則爲輪輿私箋鳧氏圖說
小學莫尊於說文以段玉裁嚴可均二家之說綦備則
爲說文逸字及說文新附攷奇字莫詳於郭忠恕汗簡

而謬俗實多則爲汗簡箋正漢學莫盛於康成則爲鄭
學錄每勘一疑獻一義刊漏裁誣卓然俟聖而不惑斯
亦天下之神勇也先生嘗以謂遵義漢牂柯地自郡人
尹珍從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遂無有經
術發聞者於是毅然以道真自命故學成而先生褻然
爲西南巨儒以道光十七年丁酉舉於鄉甲辰大挑二
等凡三爲校官最後補荔波縣訓導適狄夷作亂大舉
攻城縣令蔣嘉穀病不能視事先生募南丹廠工三百
人署以軍政縋城出擊斬馘甚衆城賴以完未幾遂棄

其官以歸先是先生自得鄉舉後卽已厭薄仕進惟從政於門內甚謹存則授几授杖以至視形聽聲無不致敬以勉於分所當爲沒則附身附棺以至繼志述事無不盡慎以達乎心之所安晚歲經營子午山廬於墓次將浩然自得以終不復與聞人間事同治二年癸亥乃用大臣密薦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而口疾作遂以甲子九月十七日終於家春秋五十有九配余從姊黎孺人子一知同女子二人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先生之學鴻肆而核辯經術所不能盡者益播爲詩古文辭